



有所據，毫無架空懸想之弊；但是所本史事，都經過他徹底的消化，即使應用原文，也都自然成章，毫無斧鑿痕跡，這是值得稱道的一個特點。

全書所述二十位民初風雲人物，始自黃克強，殿以于右任，都是革命元勳，黨國先進，其言其行，足以垂範千古。尤其許多黨國政要都是來台以後逝世的。他們對當時的貢獻，對後世的影響，作者都不用空泛的譽詞，作口號式的贊揚，而以具體的事實，作詳盡的說明，使讀者在自我的心意中，產生自己的感想，這是本書的另一特點。大家都知道汪精衛是中山先生革命中的重要助手，章太炎是革命初期獨樹一幟的有力文人。但在民初風雲人物中，都沒有為他們立傳，只在有關史事裏，提到他們的功過。章太炎在上海蘇報上發表了他一系列犀利生動的反清文章，功不可沒，民初風雲人物一書並未忽視其貢獻；但是中山先生被日本政府變相的驅逐出境而代以贈送資斧使赴南洋的事件之後，章對中山先生的行動，多所批評，甚至在粵桂邊境起義時，中山先生籌措資金在日購買軍火以濟革命軍急需，而章太炎竟特予破壞；並且與陶成章狼狽為奸，派陶赴南洋破壞革命運動，阻礙籌劃革命經費，以私人狹隘的意氣之爭，破壞革命大業，實為革命陣營中之不肖分子。民國成立章太炎被提名為教育總長遭參議院否決，章更散布反動言論，不啻為革命叛徒。汪精衛在其謀殺清政府要人未成而被捕入獄之後，私自接受袁世凱之勾串，以汪季新為名，密在袁幕工作，敵友不分，首鼠兩端，已見其心術之不正；其後又與蘇俄代表團勾結，

擠身於國民黨領袖的地位，專門謀害黨內忠實為的同志，居心更為叵測；終於逃出抗戰陣營向日本軍閥投降。訂立日汪密約，出賣祖國，這是亂臣賊子。在民初風雲人物中，章太炎與汪精衛均無傳。又唐紹儀本為袁世凱之心腹，任袁之特別全權代表，與革命軍代表伍廷芳會議於上海，對革命反多同情，堪稱民初風雲人物之一，可無疑義；其後又與中山先生同赴廣東，參加護法之役；但在抗日戰爭中，不隨政府回遷重慶，而匿居滬上，並將接受日本的利用，潛謀組織傀儡偽政權，卒死於愛國志士的利斧之下，晚節不堅，本書亦不為之立傳。故本書嚴忠奸之辨，善善惡惡，深得史家春秋大義之要旨。

本書對黃克強之致力革命，其勇氣與熱忱及其對革命大業之貢獻，字裏行間，推崇備至。對克強的生年事蹟，以漢陽保衛戰為關鍵，分為兩個時期，在漢陽保衛戰以前，克強謀定後動，勇往直前，是革命陣營最勇敢最具胆識的健將，尤其三二九廣州起義中之果敢英毅，最令人佩服。但在漢陽保衛戰以後，則事事講究持重，前後判若兩人，這是言人所未言的慧眼。惜秋先生評論漢陽保衛戰之失策有二：其一，即革命軍與北洋軍戰，應重聲勢而不重武力決鬥；向使漢陽保衛戰以守勢為戰爭原則，吸引北洋大軍於漢口前線，使其進不能求戰，退失其依據，在曠日持久之下，各省紛起響應，援軍雲集，必可奪袁世凱之魄，而克強則以新募四旅之師，向火器銳利的四師北洋軍反攻漢口，敵人不同，而仍舊使用先前粵桂邊區的作戰方略，實有未當。漢陽保衛戰的

失敗因素甚多，傳中均有記述，但其言外之意，對戰略原則，作根本上的懷疑，不失學者研究問題的基本精神。其二，即使渡河反攻，在襄河下游的琴塘口搭濟軍之用的浮橋，即用此浮橋為反攻主力的行軍路線，惜秋先生也認為大有問題。搭浮橋乃為無可隱蔽的公開事實，敵軍豈有不在此作嚴密戒備之理？故琴塘一路，只可作佯攻之用，以吸引敵人之兵力，而於其他渡口，出敵不意，一如韓信破魏豹而於夏陽以木罌為渡之故事，則反攻成功之勝算仍大。而克強竟以主力以琴塘濟師，致遭敵人預伏之機槍掃射，先頭一旅，幾於全軍覆沒，克強與學生軍雖親督陣，格殺後退軍士，仍無濟於事，其另一旅奉命前進者，竟潛回湖南，反攻戰一變而為保衛戰。惜秋先生敘述此事，雖無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但有不勝可惜的餘味。細讀全文，便可明瞭該一反攻戰失敗之主要癥結所在，此亦史家客觀述事的基本精神。類此分析與檢討性的評述甚多，讀者稍一留心，便可發現。故本書實為學術性的通俗讀物。通俗讀物而有高度的學術性，這是很難着手的工作。總之，本書對革命偉人的史事記述，其中有許多難得一見的資料，有詳盡的記事，有深入的分析，更有成敗得失的客觀評論。開國英雄，革命志士的奮鬥經過，一一用細膩與客觀的筆法，加以描述，使讀者有如親歷其境，親見其人的感受，實有鼓舞革命精神，示範革命途徑的深長意義，無論中外人士，要研究中國近代史不可不讀此書，時代知識分子，革命青年尤不可不讀此書。

六十六年三月廿九日